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四

375.9
Ha25
資料室

41935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5
20000 5094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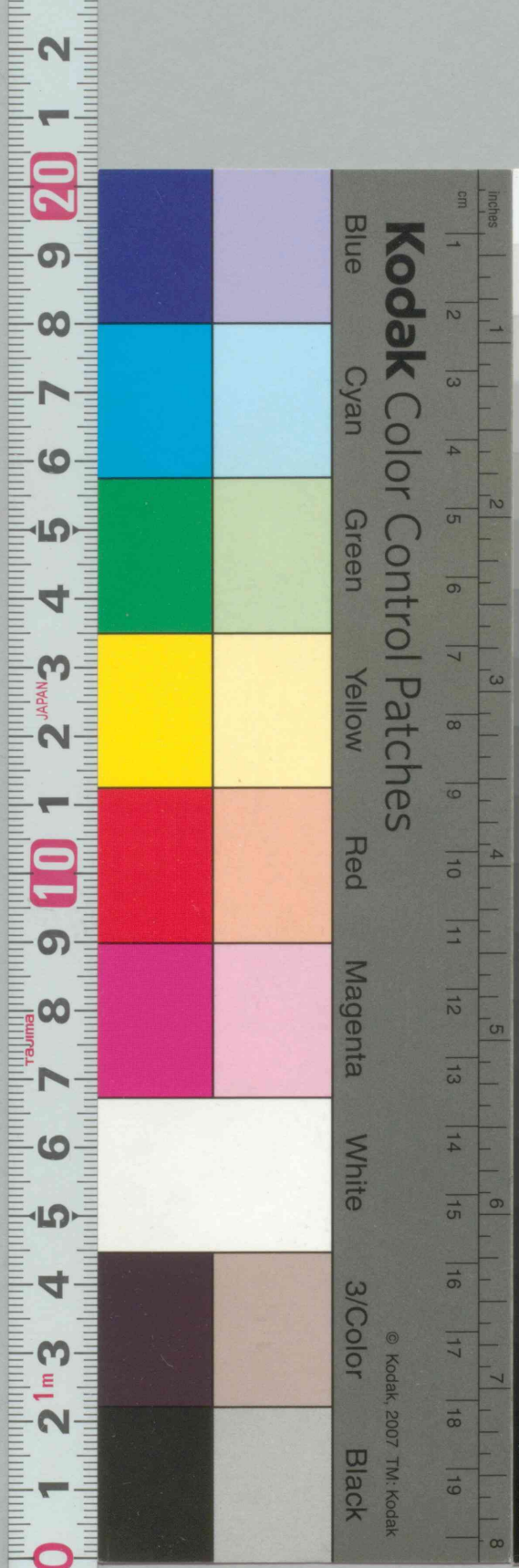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四

目次

一	遊墨水記	鹽谷世弘	一
二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四
三	江南春	杜牧	五
四	春夜	蘇軾	五
五	孔子 <small>(據支那通史十八史略)</small>		六
六	論語鈔其一		一〇
七	子思諫衛侯	資治通鑑	一四
八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世弘	一六
九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二二
一〇	言志四錄鈔其一		二二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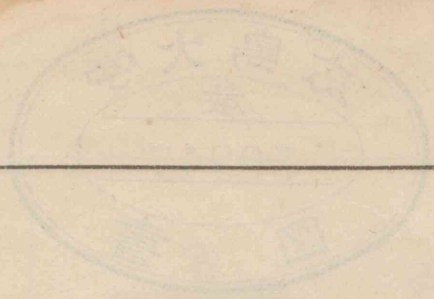
一

中等漢文教科書

文學博士 林泰輔編
校訂者 内野台嶺

東京 株式會社 三省堂

富貴貧賤	三
實際學問	三
少壯惜陰	三
朋友之道	三
君子自反	三
一 下岐蘇川記一二 齋藤正謙	三
一二 舟發大垣赴桑名 賴襄	元
一三 豫讓 史記	元
一四 管仲鮑叔 史記	三
一五 貧交行 杜甫	三
一六 題長安主人壁 張謂	三
一七 交道 小學	三
一八 論語鈔其二	三



里仁第四	三
公冶長第五	三
雍也第六	三
一九 留侯 史記	三
二〇 留侯論 蘇軾	三
二一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白	三
二二 鴻門之會一二 史記	三
二三 垓下之圍 史記	三
二四 虞美人草 曾鞏	三
二五 論語鈔其三	三
述而第七	三
泰伯第八	三
子罕第九	三

鄉黨第十	資治通鑑	六四
二六 朱雲折檻	資治通鑑	六五
二七 匹夫不可奪志論	士井有恪	六六
二八 下筑後河過菊地正觀公戰處感而有作	賴襄	六七
二九 棧雲峽雨日記	竹添光鴻	六八
三〇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六九
三一 言志四錄鈔其二		七〇
緩頰諭之		七一
大言壯語		七二
學貴自得		七三
先入為主		七四
敬貫順逆		七五

三二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八〇
三三 愛蓮說	周敦頤	八一
三四 論語鈔其四		八二
先進第十一		八三
顏淵第十二		八四
子路第十三		八五
憲問第十四		八六
衛靈公第十五		八七
三五 岳飛一二	宋史	八九
三六 初到建寧賦詩並序	謝枋得	九四
三七 文天祥一二	靖獻遺言	九五
三八 過零丁洋	文天祥	一〇四
三九 言志四錄鈔其三		一〇五

爲學之初	105
天定勝人	105
他山之石	105
求實從訓	106
聞其半可	106
四〇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107
四一 藤田東湖碑	青山延光 109
四二 正氣歌	藤田彪 115
四三 耶馬溪圖卷記一—二	賴襄 119
四四 論語鈔其五	126
季氏第十六	126
陽貨第十七	127
微子第十八	129

子張第十九	130
堯曰第二十	131
四五 山岡靜山先生傳	中村正直 133
四六 戒子弟	小學 135
四七 孟子	支那通史 140
四八 孟子鈔其一	141
何必曰利	141
五十步百步	142
王者霸者	144
人皆有四端	144
四九 雪 喻	齋藤正謙 146
五〇 梅溪遊記	齋藤正謙 147
五一 游月瀨	江馬聖欽 149

五二 梅 花……………王安石…一五〇

五三 山園小梅……………林 逋…一五〇

五四 訓 儉……………小 學…一五一

五五 孟子鈔其二……………一五三

天時不如地利……………一五三

此之謂大丈夫……………一五四

誠者天之道也……………一五五

君子所以異於人……………一五五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四目次終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四

一 遊墨水記

鹽 谷 世 弘

今茲春、考試甫訖、僚友相誘、遊墨西之超然樓、樓係松本、醫員下條氏別墅、余適病齒不赴、後數日、齒墮痛除、乃拉童子、以遊墨堤、意欲殿於前遊也、抵三廻里、則花木兩三株、欣然邀人、古歌所咏、芳山之口、一樹先導者、想應與此同趣、行數百步、樹滋多、花滋穠、清流碧疇、左右映帶、其對岸樓閣高低、隱見于綠蘋

鹽谷世弘、號宥陰、
江戶人。幕府儒員、
慶應三年歿、年五十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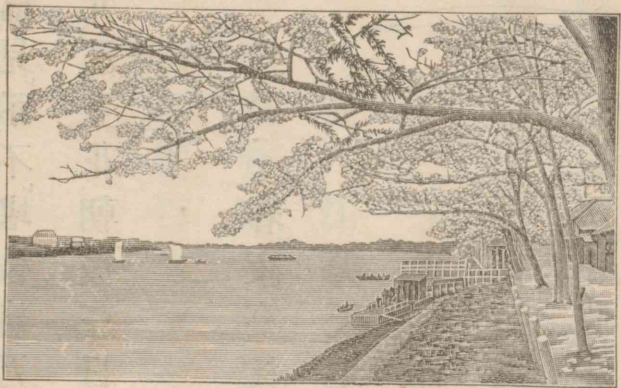
一樹先導
飛鳥井大納言雅章
歌曰、三芳野也、
櫻一樹爾、先見世
天、山口知流久、香
布春風。

翠楊之表。所謂超然樓。應在此際。凡墨堤十里。兩畔皆櫻。淡紅濃白。隨步媚人。遠者如招。近者欲語。間有少曲折。自第一曲。東北行三四折。以至木母寺。而窮曲々。回顧花幔蔽地。恍疑無路。排而進。則如白雲。空涌。杳不見際涯。低回之頃。肌骨皆香。使人欲化蒼仙。既而夕陽在林梢。落霞飛鳧。閃々乎垂柳疎松之間。長流滾々。潮滿石鳴。西仰芙蓉。突兀萬仞。東瞻波山。翠鬢如拭。又宇內之絕觀也。先師慊叟。嘗語予。吾歷覽京師及芳山之花。然風趣莫及墨水者焉。洵然須臾。天陰風起。落英繽紛。遊人匆忙散去。而暮鐘之聲。

慊叟
松崎慊堂。叟、長老之稱。

艾年
五十曰艾。
齒然
無齒貌。

沈々度花間。余於是悄然有感焉。天有陰霽。花有開



堤 墨

落。而人亦不能無老少盛衰。自顧艾年加七。齒然齒復墜矣。今春所拔舉子數十人。大率青年妙齡。前途萬里。皆邦家之英也。自今以往。其人學益進。才益秀。以供天下之用。則與此地之花。真足競其美。儻或一舉自喜。頽墮委靡。如

落花化泥。則吾輩無狀。白首叩地。以謝謬選。未足贖

伎癢 謂見人所作之事，引起所好，急欲一試也。
花朝 陰曆二月十五日。

李白，字太白，盛唐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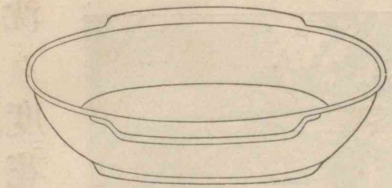
文章 生平不滿白，晝短若夜，長恨來燭淚。

大塊 天地也。
惠連 南北朝人，謝靈運弟。

過也。既遊之後數日，僚友會超然樓者，各有記若詩篇，見示，不堪伎癢，乃追記之，以殿於卷尾。云慶應改元，乙丑花朝後三日。

二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 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

康樂 謝靈運，封康樂侯。
金谷酒數 晉石崇，嘗會賓客於其園金谷，大飲賦詩，不成者，罰之以三杯酒。

杜牧，字牧之，號樊川。晚唐詩人。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宋人。

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三 江南春

杜 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四 春夜

蘇 軾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

歌管樓臺人寂々。鞞院院落夜沈々。

五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人也。生而好禮、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夙以知禮聞、爲人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動容周旋、皆中禮。少時貧賤、嘗爲委吏矣、則會計當、嘗爲乘田矣、則牛羊蕃息。比三十餘歲、避魯亂、適齊。齊景公弗果用。孔子反魯、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四方來學者彌多。魯定公立、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遂爲司空、進爲大司寇、相定公會。齊景

厲 猛きなり、恭しき也
周旋 待處
モラナレ也

中都宰
中都、邑名。在山東省。宰、邑長也。

司馬
戎馬司ん役す

〔何爲……〕

榮ハ光ナリ、榮惑ハ惑ハス也

郊ハ邑ナリ、田舎也
郊ストハ郊行ス也
少キ田舎ニ行キテ遊ブヲ言フ

公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事。請具左右司馬、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劍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夷狄之樂、何爲於是。景公心忤、麾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景公懼、歸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齊人歸其侵地、以謝魯。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居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懼、乃歸女樂於魯。季桓子受之、不聽政。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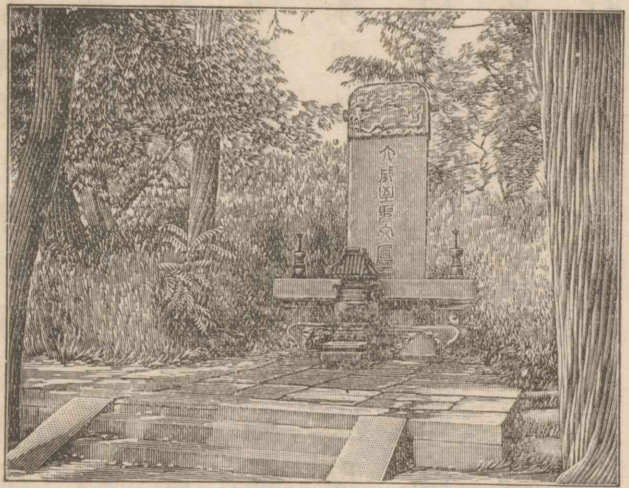
五 孔子

膳俎
宗廟社稷
改ストキノ次
ヒモロヤ

膳ハヒモロヤ
俎ハヒモロヤ
必ヨク言フ

五年編三絶
竹簡同ヲ記セル
五音ハ三絶セルナリ
扱ハセルノ頻
繁ナルヲ言フ
古書ハハフメシカワチ

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去魯，周遊列國，所至不



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絕筆於獲麟。筆則筆，

遇畏于匡，厄於宋，彷徨于鄭，衛窮于陳，蔡之間。孔六十八歲而歸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之上，自唐虞下至秦繆，刪詩為三百五篇。又修禮正樂，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易，韋編三絕。因魯

周敬王四十一年
我懿德天皇三十二年

行辭(子語)
無私言
流言也

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卒。時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崇禮樂，重葬祭，敬鬼神，畏天命。其言平易簡核，無浮辭。說治國必本之修身，修身治國不二其道。論德說人道，常言孝弟忠信禮義勇智之事，而以仁為衆德之宗，以恕為求仁之方。詩書禮樂皆為養德之具也。

孔子誨人，諄々不倦。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據支那通史十八史略)

六 論語鈔 其一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子
孔子弟子、名若。

曾子
孔子弟子、名參。

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子禽、子貢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

不己知
不知人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孟懿子
魯大夫。

樊遲

孔子弟子、名須。

武伯

懿子之子。

子游

孔子弟子、姓言、名
偃。

子夏
孔子弟子、姓卜、名
商。

先生
父兄也。

由

孔子弟子、姓仲、字
子路。

子張
孔子弟子、姓顛、孫、
名師。

鬼
人神曰鬼。

祖先
祖先外の事
ヲマツルハ、福ニ
シ、祖ヲホウケルナリ。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八佾第三

林放
魯人。
〔與……寧……〕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儀封人請見。子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衛公
慎公也。

七 子思諫衛侯

資治通鑑

衛公
慎公也。

杞梓連抱
杞梓，木名。連抱，二種。杞，木名。梓，木名。連抱，謂其木相連而抱也。
爪牙之
勝之也。輔，助也。弱，弱也。臣，臣也。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此？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聞

千一楮

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茅皇姻才中由諛諛

八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世弘

飲肥 在日向國南那河郡
寢 容不揚也
甲申 文政七年。

嘗觀於當今之學徒，其在庠校，孜孜勤苦者有矣。及退庠，則倦焉。退庠而不倦者有矣。及蓄妻子，則衰焉。蓄妻子而不衰者有矣。及獲祿位，則廢焉。獲祿位而不廢者有矣。逢一患，嬰一災，則挫焉。蓋其退庠而倦者，其志小者也。蓄妻子而衰者，其器狹者也。獲祿位而廢者，其意滿者也。逢一患，嬰一災而挫者，其氣不剛者也。吾觀於當今之學徒，衆矣。其能退庠而不倦，蓄妻子而不衰，獲祿位而不廢，逢災患而不沮，不挫，若我安井仲平者，未多觀也。

仲平，飲肥人。眇然小丈夫，狀寢陋甚。歲之甲申，來入

八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昌平巽
在東京湯島。

昌平巽居三年，屹々不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卓，議論出人，意表予深畏事之。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慨，以僻壤乏師友，爲言其藩士之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時孤介，短於容人。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衆諧和，事長有禮。闔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切時務，有著績可傳述。而講學則益勤矣。間從其君，祇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常炯々。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即驚人。戊戌歲，遂辭官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未踰年，季女又病痘夭。仲平自

戊戌
天保九年。

桑梓
鄉里之稱。

子然
孤立貌。

水戸老公當月五日藤田誠之進御使に而御書被仰付候。隸書に而論語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と申語に御座候。是は拙者上書之御挨拶と相見全く上書之趣を御取用右之語を御擇被下候事と相見於拙者は誠に知己之君と可申候。

降祿爵，離桑梓，子然僑居乎三千里外，竈突未黔，累逢不慮之難，人倫之變，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文年可以囊計，齡垂五十，俛焉

水戸老公當月五日藤田誠之進御使に而御書被仰付候。隸書に而論語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と申語に御座候。是は拙者上書之御挨拶と相見全く上書之趣を御取用右之語を御擇被下候事と相見於拙者は誠に知己之君と可申候。

蹟筆軒息井安

刻勵不知頭之
將蒼此豈今世
之士哉。
仲平巧心計。自
言吾於數術不

學而能焉。以予觀之，其稟於天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者多不好學。仲平以最敏之質，嗜學甚於食色。

今茲 天保十三年

北總 下總

水府 水戶

衣川 高館

在陸中國。安倍賴時築此地。貞任據之。源義經亦戰死于此云。

故格致日新、識度日躋、治產善審、出入之計、不慮之變、待之有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成算、咸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予賦性鈍、百事皆拙、而於算最暗、以故治產無檢、終歲栖々、精神殆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君無狀、未能涓埃益乎國、居恒觀於仲平、以自勵、然唯恐其終身不能及也。

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禰河、登日光山、還軼北總、遊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奥、縱覽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氣、以益

爲進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可畏也哉。

九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王維、字摩詰。盛唐詩人。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渭城 在咸陽東北。陽關 在甘肅省。

一〇 言志四錄鈔 其一

富貴貧賤

富貴、譬則春夏也。使人心蕩。貧賤、譬則秋冬也。使人

心肅。故人於富貴則溺其志，於貧賤則堅其志。

實際學問

登山嶽，涉川海，走數十百里。有時乎，露宿不寐。有時乎，饑不食，寒不衣。此是多少實際學問。若夫徒爾明窓淨几，焚香讀書，恐少得力處。

少壯惜陰

人方少壯時，不知惜陰。雖知不至太惜。過四十已後，始知惜陰。既知之時，精力漸耗。故人為學，須要及時立志勉勵。不則百悔亦竟無益。

朋友之道

〔不則……〕

責善朋友之道也。只須懇到切至以告之。不然，徒資口舌，以博責善之名，渠不以為德，却以為仇。無益也。

君子自反

理到之言，人不得不服。然其言有所激，則不服。有所強，則不服。有所挾，則不服。有所便，則不服。凡理到而人不服，君子必自反。我服而後人服之。

一一 下岐蘇川記

齋藤正謙

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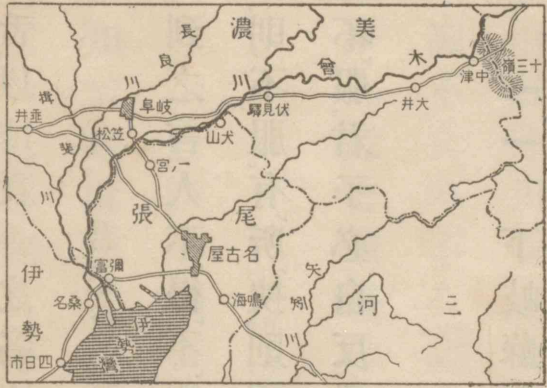
天保丁酉四月，余竣役，與兩藩士俱自江戶還。取路，

天保丁酉
天保八年。

十三嶺・伏見驛
並在美濃。

瘡痛
病也。つれづれ病む。

東山舍輿步行，旁探名勝。五月四日，下十三嶺，晚宿伏見驛。連日崎嶇，經涉山間，頗疲。至奴輩把槍荷鎧者，或瘡痛不能起。且聞水路之勝熟矣。因謀賃舟，下岐蘇川。至桑名，殆二十里，不一日而達。乃召舟人戒之。翌日夙起，趨水濱求舟。舟人家在前岸樹林中，閉戶未起。阻以灘聲喧囂，累呼不達。唇焦舌燥，久之乃應。與其兒艤舟來迎。日已



岐蘇川沿岸圖

呼不達。唇焦舌燥。久之乃應。與其兒艤舟來迎。日已

辰
午前八時。

蘇州
蘇州
蘇州



大劈芥 小劈芥 荷葉 披麻

加辰乃發。

舟狹長，薄板爲之，呼爲鷓鴣。兒纔十三歲耳。父在舳，兒在艫。各持櫓，操縱甚習。灘急舟走，兩崖巒巒，一時皆搖。當前所見，倏忽在後。唯見岸行山走，而不覺舟移。山皆石，身戴土，松爲之髮，而紅杜鵑粧點於其間。猩血如滴。又處々有水簾懸焉。綏々灑灑，墜於潭石上。石皆奇狀，羅列兩岸。或特立若柱，或拆裂若門，或若渴驥飲澗，或若臥牛橫道。五色陸離。

大小斧劈。荷葉披麻。並畫法。

大小斧劈。荷葉披麻。並畫法。
荆關。荆浩關同。並五代
倪黃。倪瓚黃公望。並元
人。

相間皴率作大小斧劈間有作荷葉披麻者濯波浪以出交替去來不暇應接蓋譎詭變幻中帶清秀深穩之態非荆關之筆倪黃之手不能狀也雖僕隸輩不解山水之趣者皆連呼奇不絕聲忽遇一大巖屹立水中舟殆觸之少誤則壘粉矣衆懼而默舟人笑振柁避之輒掠巖角過如此者數處未嘗差絲毫但經巖際波激舟舞飛沫撲人衣袂盡濕回視僕從各握兩把汗殆無人色舟人甚間暇從容吹煙而坐視上流船併力挽上者難易懸絕

其二

犬山城
在尾張國丹羽郡
峯然
皮骨相離

盛弘之
宋人著荊州記
酈道元
北魏人著水經
李白詩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已而離峽漸平遠犬山城露於翠微上粉壁鮮明衆望見歡然比至城下又有暗礁齧舟峯然欲裂衆復相顧瞿然過此以往漁舟相望歌唱互答衆心始降矣蓋始發抵此爲陸行半日之程不一餉時而至其快可知矣嘗讀盛弘之酈道元所記誇稱江水迅急之狀至唐李白述其意云千里江陵一日還平生竊疑以爲文人虛談今過此際始知其不誣也但舟行甚迅不能徐翫峽中之勝爲可恨已又三里抵笠松鳴鐘方報已登憩岸上店目猶眩仰見屋椽動搖不定瞑坐良久乃止進鱸脆美媚口此行跋涉山谷蔬

一 下岐蘇川記

二七

措々
用力貌。

四日市
伊勢國。

弔屈
楚屈原遭讒貶謫
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死。

食彌旬。獲之以解菜。飯已復入舟。岸愈濶。水愈緩。險阻已遠。無復可觀。枕藉而臥。風方逆。舟人用力。措々甚勞。艚聲喧聒。使人煩寃。午下。稍得風便。揚帆復走。衆乃睡熟。比醒。達於桑名。日尚高。謝遣舟人。登陸而行。至四日市宿焉。
自伏見至此。殆爲二日半。路程道上行。見家々。插菖蒲。彩旗翩然。翻風。衆在行旅。倥傯涉日。殆忘月日。至是。乃知屬端午節。不圖今日舟行。爲弔屈之舉。抑亦奇矣。且舟凌危險。布帆無恙。免爲汨羅之鬼。不亦厚幸乎。蓋天下之至奇至美者。每在於艱難危險之地。

不獨山水勝也。求之者。比於入虎穴。探龍領。危而後有所獲矣。余於是乎有感焉。未可以語千金之子也。姑記之。以示苦學勵行之人。

一二 舟發大垣赴桑名 賴 襄

蘇水遙々入海流 櫓聲雁語帶鄉愁

獨在天涯年欲暮 一篷風雪下濃州

一三 豫讓 史 記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

大垣
美濃國。
桑名
伊勢國。

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

同類。

委質
 賈ヲ奉テ元前
 二オ、即チ初メテ任
 官ス也。
 委ハ置ク
 質ハ賈マシム。

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襄子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

死いのちをいともわらい。
名のためには臣下の
の死をも直して

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一四 管仲・鮑叔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

潁上
在安徽省。

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

不差シテ小節ヲ而恥ツル功名ヲ不ル顯ヘ于天下ニ也。生我者父母ハ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ヲ以身ヲ下ル之。子孫世祿ニ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ト管仲之賢ニ而多ト鮑叔能知人ヲ也。

一五 貧交行

杜甫

飜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一六 題長安主人壁

張謂

張謂唐人。天寶二年進士。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

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一七 交道

小學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伊川先生 姓程、名頤、字正叔。宋人。晚居龍門伊水上、學者稱伊川先生。

橫渠先生 姓張、名載、字子厚。宋人。居橫渠、故稱橫渠先生。

一八 論語鈔 其二

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

不仁者、窮中、死外、不若也。
又與所、死、約、窮困也。
ば、放、後、法、不、仁、流、る、る、。

造次

急遽苟且之時。

顛沛

傾覆流離之際。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公冶長第五

宰予
孔子弟子。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顏淵
孔子弟子，名回。

雍也第六

哀公
魯君。

彬々
文質相半之貌。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々，然後君子。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一九 留侯

史記

大父
祖父也。

宣ハ宣吏子

弟死ハ相後子死也

倉海君
東夷君長。

下邳
在江蘇省。

圯ハ圯橋子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

圯ハ圯強也

穀城山
在山東省東阿縣
東北。

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

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二〇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

子房
張良字。

〔安知其非……〕

鑊

釜屬，所以煮食物者。
賁育。孟賁、夏育，並古勇者。

一擊之間
指博浪沙事。

〔何者……〕

伊尹·太公
伊尹相湯而伐桀。太公佐武王而伐紂。
荆軻·聶政
並戰國時刺客。
鮮腆
尊大也。

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々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

因祖
はたして脱す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

油然
平氣貌。

淮陰
謂韓信。

破ハ破ル也

魁梧

魁梧
魁ハ大ナリ

奇偉
メスラレク大ナル也

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二一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 白

子房未虎嘯 破產不為家

滄海得壯士 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 天地皆震動

欽
欽嘉也。

徐泗
徐，地名，泗，水名。

潛匿遊下邳。

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水流。

曾無黃石公。

嘆息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

二二 鴻門之會

史記

其一

咸陽
秦都。

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

霸上
在陝西省長安縣東。

鴻門
在陝西省臨潼縣東。

龍虎天子也
五采五采土色也

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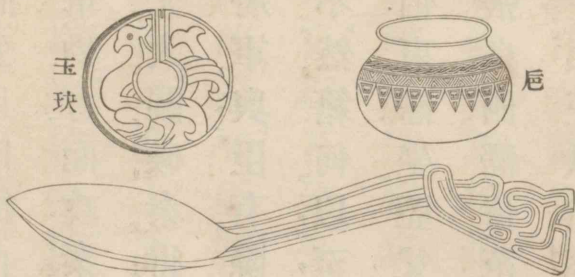
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拒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

鯁生
いささの形

〔孰與……〕

吾得兄事之也
兄ノサツクニ事ス

之。項王許諾。



玉玦

卮

斗 玉

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

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

秋毫
秋ノ毛
秋ノ毛ヲハナシ

其二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座，殺

玉玦

亞父

父ニカケル
會、殺シテモ

項莊
項羽從弟

張良

〔不者……〕

軍門

軍所の出入口
又、形ニテ指シ

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

跽
ヒカマス
カ
貴人ニ向テ身ヲ
柔ル

三坑肩
豚ノ肩ノ次

謝而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

懷王
楚王。

如今今時

玉斗
酌酒器也。

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等持劍盾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

督過
過う改ん

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座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二三 垓下之圍

史記

漢五年，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

垓下
楚地名，在安徽省
靈璧縣東南
陽夏
河南省太康縣
固陵
在河南省淮陽縣
西北

壁、陣

分地、封地

事、世狀勢

諸、杜、也
四、皆、楚、歌、之、聲、也
敵、時、孤、也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與韓信、彭越以地，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各有分地。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乃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

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

烏江
在安徽省和縣東
北四十里。今名烏
江浦。

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

面
謂背之不面向也。

曾鞏，字子固，號南豐。宋人。唐宋八家之一。

二四 虞美人草

曾鞏

英雄本學萬人敵
項羽曰、書足以
記姓名而已。劍
一人敵、不足學。
學萬人敵。

三軍
A 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
B 一軍四千人

鴻門玉斗紛如雪、
咸陽宮殿三月紅。
剛強必死仁義王、
英雄本學萬人敵。
三軍散盡旌旗倒、
香魂夜逐劍光飛。
芳心寂寞寄寒枝、
哀怨徘徊愁不語。
滔滔逝水流今古、
當年遺事久成空。

十萬降兵夜流血、
霸業已隨煙燼滅。
陰陵失道非天亡、
何用屑々悲紅粧。
玉帳佳人座中老、
青血化為原上草。
舊曲聞來似斂眉、
恰如初聽楚歌時。
漢楚興亡兩丘土、
慷慨樽前爲誰舞。

二五 論語鈔 其三

述而第七

憤
心求通而未得之
意。
悱
口欲言而未能之
貌。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不語怪力亂神。

〔與·寧·〕

戰々兢々
戰々、恐懼。兢々、
戒慎也。

孟敬子
魯大夫。

鄙倍
遠、外、制、也、
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泰伯第八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々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吾友

指顏淵。

六尺之孤

幼少之君。

喟然
歎聲。

循々
有次序貌。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罕第九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々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聖人、後、完
大不測
○聖人、之、教、
○到、底、信、
○不、ト、ハ、信、
○不、ト、ハ、信、

卓爾
立貌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々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々言，唯謹爾。
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恂々
温恭貌

便々
言辭貌

朱雲

漢魯人。

平陵肥牛

平陵在陝西省。肥牛，亭名。

曲陽侯根

王莽叔父王根，封曲陽侯。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二六 朱雲折檻

資治通鑑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宅地。成帝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帝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床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

特進

漢代涑侯公漢

優盛正有朝

進，敬重之者，八

此，特進，位，八，

二六 朱雲折檻

六五

談切切ハ判カ
用テリルテ

聖人
指孔子

子字言會與利

子與口
又之文
夫之文
信而向

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
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
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
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帝曰春秋日食地震或
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
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
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
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
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

尸位素餐

尸主也素空也。
尸位者不事
唯主其位而已。
素餐者德不稱
官空食祿也。
尙方斬馬劍
尙方作供御器物
之官斬馬劍劍利
可以斬馬也。

龍逢比干

關龍逢夏桀王賢
臣比干殷紂王諸
父皆以諫而死。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
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
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
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
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
史遂將雲去於此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
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
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

輯
補合之也。

士井有恪謹。整牙。伊勢津人。明治十三年歿。年六十五。

羅敷之操

羅敷、越王蒙之女，姓秦，越王蒙令王仁之妻。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欲奪焉。羅敷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有夫。趙王乃止。
龔勝之節
龔勝，漢彭城人。王莽秉政，歸隱鄉里。莽遣使徵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豈一身事二姓乎。遂不食而死。

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二七 匹夫不可奪志論 士井有恪

既謂之志，則自不可奪。及其可奪，不足以爲志。蓋夫志之爲物也，無所往而不達，無所爲而成，無所願而不遂。小可以變而爲大，微可以積而至著。聖賢之爲聖賢，豪傑之爲豪傑，凡百技巧之能，凡百技巧，此皆由其志爲之耳。是故趙王之威，無以奪羅敷之操，王莽之暴，不能有加於龔勝之節。我獨怪後之學文武技術者，漂汎漫濫，無所歸宿，姑蹈前人故步，依

樣畫餅，斯以爲志。東隣之子，挺劍搏鬪，則我亦披髮以趨之。西隣之子，讀書講道，則我亦挾策以從之。徒觀其一二年間之所爲，踴躍奮迅，誠如有志於其道者。俄而形疲神倦，往々物未來奪，而我自放失之也。其較可者，則又左支右吾，拋擲歲月，僅一蹉跌，乃卒於不振。噫，是豈足以爲志哉。故曰：及其可奪，不足以爲志。所願者，吾黨之士，各審己之分，各察己之質，果以爲不可成，則雖有小似可成者，決然割棄，不敢染指。果以爲可成，則雖有小似不可成者，猛然進取，寢食以之，則十年內外，其可觀者，自將不可測也。誠如

此陰陽不能賊其志，戈兵不能傷其志，雷霆不能蓋其志，虎狼不能食其志，水不能流，火不能焚，土不能埋。其斯以為不可奪之志乎。

正觀公
武光法諡。

二八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

感而有作

賴 襄

文政之元十一月。吾下筑水，傲舟筏。水流如箭，萬雷吼。過之，使人豎毛髮。居民何記正平際。行客長思己亥歲。當時國賊擅鳴張。七道望風助豺狼。

己亥歲
正平十四年。武光
破少貳賴向于筑
後川。

龍種
皇胤也。謂西征將
軍懷良親王。

勤王諸將前後歿。遺詔哀痛猶在耳。

西陲僅存臣武光。擁護龍種同生死。



正觀公像

大舉來犯，彼何人，誓剪滅之，報天子。河亂軍聲，代銜枚。刀戟相摩，八千師。馬傷胄破，氣益奮。斬敵取胄，奪馬騎。

被箭如蝟，目皆裂。歸來河水笑洗刀。

六萬賊軍終挫折。血迸奔湍噴紅雪。

南池代... 武略... 常棟... 恭獻... 足利義滿... 兄弟

七日 明治九年六月。岐山縣 屬陝西會。岐周 謂西周也。周始國於岐山。故稱岐周。

四世全節誰儔侶。 棟莠未肯向北風。 嘗却明使壯本朝。 丈夫要貴知順逆。 河流滔々去不還。 千載姦黨骨亦朽。 聊弔鬼雄歌長句。

九國逡巡征西府。 殉國劍傳自乃父。 豈與恭獻同日語。 少貳大友何狗鼠。 遙望肥嶺嚮南雲。 獨有苦節傳芳芬。 猶覺河聲激餘怒。

二九 棧雲峽雨日記 竹添光鴻

七日微雨數下。抵岐山縣。爲古岐周地。縣治即西伯

君亮 津田君亮、竹添光鴻鄉人也。

武侯 諸葛亮。司馬仲達。三國魏人。

舊城。五丈原在縣南四十里。君亮策馬往觀。蓋二十五里。得一深谿。廣可十里。水自溪中行。即渭水上流也。水南爲太白山。蜿蜒東走。其趾爲高原。正當斜谷出入之衝。臨水平坦。方數里。如築而出者。一見知爲武侯下營處。原上置侯祠。水北又有一丘相對。即司馬仲達對壘處。大抵陝西少水田。獨沿渭兩岸。皆種秔稻。相傳爲侯之遺法。余聞君亮言。竊有感焉。夫守於蜀者。戰不得不於秦。非得秦。中原不可得定。然而侯出兵。常不能持久者。以饋運不繼也。於是乎屯田於渭濱。以爲根據。一夕星殞。不能成其志。豈非天乎。

嫦娥
月之異名。

學如秋

大散關
在陝西省寶雞縣西南。爲秦蜀往來之要道。

夜發岐山。嫦娥屏影於雲間。如與人相避者。九日始入棧道矣。溪水自萬山中來。亂石相排而出。沿溪蹈危岸而行。一路羊腸。循山盤紆。仰視天光。如在井底。踰二里關。古大散關也。山益峻。路益險。下則深谷千仞。激流奔突。轟雷翻雲。下關十里。盲雨忽至。大如彈丸。下轎小憩。山中民多製木器。與我邦箱根山驛所爲。酷相肖。因思前二年。出鄉趨東京。冒雨踰箱根之險。與二三門生。相呼相扶而行。今乃涉萬里之境。境殊俗異。而余與君亮。亦皆弱質多病。冒霧瘴。蹈險難。其得不死幸矣。度煎茶坪。雨益猛。奔雲滾々。

隨闔隨開。須臾四面皆合。一氣混茫。從足所行。路乃出。如大瀛海上。得一條仙路。而羽化飛行者。宿東河橋。冷似秋。

三〇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諸葛亮字孔明。三國蜀相。
前出師表
蜀漢後帝劉禪建興五年。諸葛亮將伐魏。臨發上此表。
先帝 劉備。
益州 蜀。

感否 善惡也。
陟罰 言定ラテ賞罰スト
官ユトレ罰入スト

裨補 タスクル
闕漏 タクハクタルカ

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

桓靈 後漢桓帝、靈帝。共無德之君。
侍中尚書 陳震。
長史 張裔。
參軍 蔣琬。
南陽 湖北襄陽縣。
後值 傾覆。
獻帝建安十三年、劉備敗於當陽之長坂。
二十有一年 自建安十二年、孔明出廬之年、至建興五年、五月、建興三年。

南方已定 謂征三服孟獲。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ク駑^ウ鈍^ト、攘^シ除^ス姦^ノ凶^ヲ、興^シ復^ス漢^ノ室^ヲ、還^シ於^テ舊^ノ都^ニ。此^レ臣^ノ之^レ所^ト
 以^テ報^ス先^ノ帝^ニ、而^{シテ}忠^ニ陛^ノ下^ノ之^レ職^分也。至^リ於^テ斟^シ酌^ス損^シ益^ス、進^メ盡^ス
 忠^ニ言^ヲ、則^チ攸^ラ之^レ禕^ノ允^ニ之^レ任^也。願^シ陛^ノ下^ノ託^ス臣^ニ以^テ討^ス賊^ヲ、興^シ復^ス
 之^レ效^ヲ。不^レ效^ラ、則^チ治^ス臣^ノ之^レ罪^ヲ、以^テ告^ス先^ノ帝^ノ之^レ靈^ニ。若^シ無^シ興^シ德^ス之^レ
 言^ヲ、則^チ責^ス攸^ラ之^レ禕^ノ允^ニ等^ノ之^レ咎^ヲ、以^テ彰^ス其^ノ慢^ヲ。陛^ノ下^ノ亦^チ宜^ク自^ラ謀^ル
 以^テ諮^シ善^道、察^シ納^シ雅^言、深^ク追^ヒ先^ノ帝^ノ遺^ノ詔^ヲ。臣^ノ不^レ勝^テ受^ケ恩^ノ
 感^ス激^ス。今^ニ當^リ遠^ク離^レ臨^シ、表^シ涕^ヲ泣^シ、不^レ知^ル所^ヲ云^フ。

察納
斟酌
受恩

三一 言志四錄鈔 其二

緩頰諭之

人往々有將不緊要事來語者、我輒易生傲惰。太不
 可。渠曾未經事、所以認閑事做緊要事。我緩頰諭之
 可也。以傲惰待之失德也。

大言壯語

有好爲大言者、其人必小量。有好爲壯語者、其人必
 怯懦。唯言語不大不壯、中有含蓄者、多是識量弘恢
 人物。

學貴自得

學貴自得。人徒以目讀有字之書。故局於字、不得通
 透。當以心讀無字之書。乃洞有自得。

先入爲主

凡事有真是非，有假是非。假是非，謂通俗之所可否。年少未學，而先了假是非。迨後欲得真是非，亦不易入。所謂先入爲主，不可如何耳。

敬貫順逆

人一生，有順境，有逆境，消長之數，無可怪者。余又自檢，有順中之逆，有逆中之順。宜處其逆，不敢生易心，居其順，不敢作惰心。惟一敬字，以貫逆順可。

三二 五柳先生傳

陶潛

不求甚解
不能常得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間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抄] [元作] [謙]

黔婁
齊人，清介之士。
無懷氏，葛天氏
並太古帝王。
酣酒樂也
能入任即酒子

黔婁有言，不戚々於貧賤，不汲々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周敦頤、周氏、字茂叔、號濂溪、宋人。

三三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華之隱逸者也，牡丹華之富貴者也，蓮華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



愛蓮池遺蹟

君子在陋巷而不與惡
 義理之直也
 全不為之心取之

益清、亭亭、淨植、可

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三四 論語鈔 其四

先進第十一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師子張
商子夏

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子張問：士如何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葉公
楚葉縣尹沈諸梁，
字子高，僭稱公。

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路第十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

硯々
小石之堅確者、小人之貌。

斗筭
斗量名、容二十升。筭、竹器、容二升。斗筭之人、言其細也。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硯々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憲問第十四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不必有德、不必有德〕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管仲

齊大夫、名夷吾、初爲公子糾傅。

公子糾

桓公之庶兄。

被髮左衽
夷狄之俗也。

諒

小信也。

〔莫之知〕

子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子曰、莫我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莫我知、莫我知〕

衛靈公第十五

陳
謂軍師行伍之列。
〔未之學〕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三五 岳飛

其一

宋 史

飛字鵬舉。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屋上。因名飛。少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力挽弓三百斤，弩八石，能左右射。初隸留守宗澤。澤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更奇其言。自是遂以將略顯。飛以諫南幸，奪職，詣河北招討使張所。

宗澤
字汝霖，南宋忠臣。

諫南幸，
高宗即位。避敵
於杭州，都臨安
府。岳飛論其不
可不用。

汴
河南省開封縣。

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所懼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曰、國家都汴、恃河北爲固、苟能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則虜騎不敢窺河南、而京師固矣。招撫能提兵、壓境乎、飛惟命是聽。所大喜。會金兵至新鄉、衆莫敢撓。飛獨引所部、鏖戰。諸軍爭奮、遂直擣太行山、殺其將、虜大敗去。



岳飛像

新鄉
在河南省。
桐
カカル

鄆城
河南省鄆城縣。

兀朮
金太祖子、爲元帥。

烏陵思謀
烏陵女真姓、字仲遠。

桀黠
謂性情凶狡也。
黃龍府
滿洲開原縣。

鄆城之役、兀朮大舉、中朝震懼。飛對壘、戒其子雲曰、不勝先斬汝。是役也、敵以萬五千騎來。飛奮擊、遂盡殲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勝。今已矣。其後奮戰數度、燕以南、金號令幾不行。金帥烏陵思謀、素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將軍韓常等、皆密內附。飛大喜、因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不欲戰。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及班師、百姓遮馬慟哭、飛亦哭。第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時哭聲震野。

岳飛
字子雲、河南
開封府開封縣人。

其二

飛治軍嚴而有恩。卒有疾，爲躬調藥餌。諸將遠戍，至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撫其孤，或以子壻其

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氣
中不亂，地無招期，天復矣

岳飛筆蹟

女。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之，以徇。以是師行，所至，民有開門納宿，而無敢入者。軍號凍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居恒諫武，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

解

舒 在安徽省
蕪 在湖北省
山陽 在河南省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應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秦檜之議和也，兀朮遺之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不殺飛，和議必不就。檜以爲然，遂決計殺飛。誣飛逗留，舒蕪、山陽，不守，遂捕飛父子，對簿。飛爲裂裳，示以背，有盡忠報國四大字。因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及死，諸酋爲酌酒相賀云。

痛不欲生也

飛事母至孝。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少喜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答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帝

羊祜
字叔子，晉南城人。
吳陸抗嘗稱之曰，
雖樂毅、諸葛亮，
不能過。
太子
元胤，金太祖第六
子，江南誤呼作四
太子也。

謝枋得。宋末人。元
兵入江東，枋得避
戰兵敗，變姓名，
入山中。元初求
人才，逼之北行，
至元都，慟哭不
食而死。世稱疊山
先生。
魏參政
魏天祐，爲福建行
省參政。

嘗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
操爲姦賊。以是尤爲檜所忌。先是，元胤屢敗，謀棄汴
去。有書生叩馬諫曰：「太子母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
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岳少保，身且不免，況其他乎？」
及是果驗。

三六 初到建寧賦詩並序 謝枋得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良
友良朋。
雪中松柏愈青々。
扶植綱常在此行。

龔勝
字君賓，漢人。王莽
及乘政，不仕。
遂不食而死。

南八
斥唐南蠻。

帝昶
度宗次子。度宗崩，
帝年四歲，即位。

天下久無龔勝潔。
人間何獨伯夷清。
義高便覺生堪捨。
禮重方知死甚輕。
南八男兒終不屈。
皇天上帝眼分明。

三七 文天祥

其一

靖獻遺言

天祥字宋瑞，帝昶德祐初，元兵已渡江，東下，勢日迫
矣。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率縮頸駭汗。天祥時知贛州。
慨然發郡中豪傑，提孤兵獨赴。其友止之曰：「是何異
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

徇フ殉フナリ

太皇太后
理宗后謝氏、帝昇
即位、尊爲太皇
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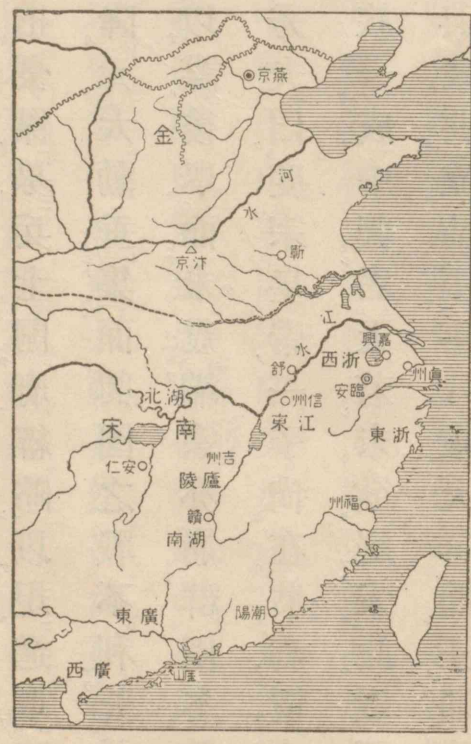
臨安
浙江省杭州。宋南
渡以後所都。

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既至上疏言抗敵之策。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右丞相陳宜中遂白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奉傳國璽以降元。元將伯顏受之而欲執政來面議遣使召宜中。宜中先已夜遁。太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往。天祥辭官不拜遂挺身奉命如元軍與伯顏抗議爭辯伯顏大怒群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顧其舉動不常留之不還拘之使北尋伯顏入臨安城取

皇太后
度宗后全氏、帝昇
即位、尊曰皇太
后。

環堵
マワリの拒ヌハ
格の内意也

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北去而度宗二子益王昀廣王昶留在浙東元兵方追之天祥尙欲奉之以圖恢



宋末地圖

乃變姓名東出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而元兵又至衆伏叢篠中

復與其
客杜澣
等密謀
脫夜潛
出至眞
州城下

益王
後諡端宗。
福州
屬福建省。
興國
縣名，屬江西省。

古人
謂夏少康。

衛王
即廣王。

二樵者以蕢荷天祥去得脫更轉汎海以求二王。時益王已即位于福州而天祥遂至矣。即以爲樞密使招豪傑募兵士開府經略以規進取。時屬將吳浚既降元大勳垂集而興國之戰不利天祥尙收拾散亡以謀後舉而未幾端宗亦崩群臣多欲散去丞相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天祥聞王即位上表自劾詔加少保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歿長子又亡而家屬皆盡大勢已不可支天祥尙

潮陽
屬廣東省。

厓山
在廣東省新會縣
南大海中亦曰厓
門山。

會諸將討劇盜等于潮陽破之而殘賊又導元兵來倉卒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見之左右命之拜搢以戈不屈弘範乃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尋厓山戰敗宋亡矣於是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曰國已亡矣殺身以死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弘

將帝亡トシテ
臣叔前ノ代ノ

燕 燕都
今北京、元都也。

吉州廬陵
天祥生地。

首丘之義 (元ラワスレ)
禮記云、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父廟。

綴履膳フ供
一、雷宮ヲ張ル

揖亂
跪亂

賣國奴

範爲改容。乃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即絕不食。意擬至廬陵。得瞑目長往。含笑入地。不失首丘之義也。即爲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至八日猶生。

其一

既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元丞相博羅等見天祥。天祥入長揖。欲使跪之。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與之抗言。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

二王
益王、廣王。

懷愍、元帝
並晋主。

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

子タル者ハ、我ハ其ノ死ヲ望ム
 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
 死而已。何必多言。遂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
 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
 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焉。尋義士張千載負其骨。
 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
 至。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天祥爲人。豐下。英姿俊爽。兩目炯然。自爲童子時。見
 學宮所。祠鄉先生胡銓等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
 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
 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性豪華。平生自

英姿俊爽。兩目炯然。

胡銓
 宋廬陵人。號澹庵。卒諡忠簡。
 歐州陽。又史。揚邦(免)數名。胡銓(免)名。華。華。華。

中大天
 小師(教育)

間關 艱澁之義。

張世傑 宋末忠臣。



像 祥 天 文

奉甚厚。及勤王詔至。奉之。涕泣。痛自抑損。罄家貲爲軍費。起兵以來。斷々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爲己任。鞠躬激勵。獨行其志。雖遭讒逢憂。崎嶇間關。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屢躓而愈奮。故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顧。至死而靡悔。厓山之戰。張弘範數使人招張世傑。世傑死守不從。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令天祥爲書招之。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

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弘範笑而置之竟不能逼已北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一履者亦寶藏之云

多可汗志

三八 過零丁洋

文 天 祥

辛苦遭逢起一經

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水漂絮

身世浮沈風打萍

皇恐灘邊說皇恐

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經ハ經書

皇恐ハ皇恐

皇恐灘

皇恐灘ハ中ノ十八灘

一四ノ一ナリ

汗青ハ竹簡

書籍又ハ歴史

三九 言志四錄鈔 其三

爲學之初

凡爲學之初必立欲爲大人之志然後書可讀也不然徒貪見聞而已則或恐長傲飾非所謂假寇兵資盜糧也可虞

天定勝人ハ正しければ無実の罪も取りはせぬものなり

無罪而得愆者非常人也身屈於一時而名伸於後

世有罪而免愆者奸佞人也得志於一時而名辱於

後世古謂天定而勝人是也

他山之石

罪ハ正しければ無実の罪も取りはせぬものなり

天定云々
史記伍子胥傳云、
人衆者勝天、天定
亦能勝人。

他山之石
詩經小雅鶴鳴篇
云、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

徒ハ事、實ニエニ

人有同於我者、可與交。而其受益、不太多。有、不同於我者、亦可與交。而其益、則匪尠。他山之石、可以磨玉。即是。他山之石、リソ人、玉リ君子、君子も亦自己の徳を磨すにはナク、ソウソリ

求實從訓

徒譽我者、不足喜。徒毀我者、不足怒。譽而當者、我友也。宜勗以求其實。毀而當者、我師也。宜敬以從其訓。

聞其半可

聞人之毀譽人、大抵聞其半、可也。劉向謂、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此言可謂盡人情矣。

劉向
漢之宗室、字子政、
楚元王之四世孫

有鏡、仁ハ道、道良リ
天地ニ振ル

德川齊昭、字子信、
號景山、水戸藩主
諡曰烈公。

極人の則、極人の則、
極人の則、
極人の則、

天下、天地、
〔未嘗不…〕

四〇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弘道者何。人能弘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可須臾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尙焉。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世、俗儒曲學、舍此從彼。皇化陵夷、禍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

曲學ハ
信を曲け、世
はつづ、
也。

四〇 弘道館記

陵園ニ其半ナリ

也。蓋亦久矣。我東照宮撥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日本武尊之為人，尊神道，繕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於夷齊，更崇儒教，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以爲設也。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由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

亮三ノ即ノ人
 孤仲君ニミ在リ。是ヲ夫弟ヲ有ト云フ
 威公
 德川賴房
 義公
 德川光圀
 夷齊
 伯夷・叔齊
 倫正名
 朋友信
 長幼序
 主節
 仁教礼智信

折衷リ申ス。是ヲ折リ申ス
 折衷ハ也

明不偶然也。嗚呼，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忠孝無一，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群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

四一 藤田東湖碑 青山延光

安政二年十月二日，我水戶側用人兼學校奉行藤田君歿於江戶藩邸。兩公悼惜，命歸葬鄉里。明年，景

兩公
 景山公齊昭・南山
 公慶篤

文公
德川治紀。

不其喜
甚不喜

絳灌

絳侯周勃灌嬰。周勃仕漢高祖。灌嬰仕文帝。

隨陸

隨何陸賈。並仕漢高祖。

哀公
德川齊修。

山公親題其碑曰表誠命臣延光爲之文。延光謹按藤田氏之先蓋出自參議小野篁。考諱一正始仕我文公終於彰考館總裁。妣丹氏君諱彪字斌卿稱虎之助後更誠之進號東湖君幼而奇穎稍長嗜武藝不甚喜讀書年踰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尋喪父襲二百石補進物番爲彰考館編修攝總裁事君致書總裁論館中五事議論剴切文辭雄健人始知其專力家學哀公病篤繼嗣未定當路頗有異論物議沸騰一國寒心君憤激將赴江戶筮之不吉投策曰

守山侯
磐城守山藩主松平賴誠。



東湖像

臣子赴難何問吉凶遂與諸同志馳至江戶謁支藩守山侯論繼嗣事言甚切至侯許諾數日公薨有遺命傳國景山公君聞之即時上途還水戶景山公既襲封知君有異才擢郡奉行三遷至側用人班馬廻番頭公方網羅一國人材布列內外皆號爲稱職而至於通古今達事體則君蓋爲之冠故公眷遇尤渥入則參預機密出則應對四方議論風生事無留滯公每出新令君

一秉筆頃刻而成。辭理明暢。他人精思不能及。當時謀議之臣。不為乏人。而至於氣魄之大。知慮之明。遇盤錯而不挫。處紛擾而不亂。則不得不推君為全才。凡公之施為。光明正大。一新天下之耳目者。君尤有力焉。君容貌魁岸。眼光射人。人一見服其聰明。而愛才容衆。人有寸長。推獎不措。雖在劇職。常延異能之士。酣暢談論。盡其欣歡。時或詩賦唱酬。詞采煥發。其餘事亦能使人屈服。當此時。海內之士。論人才者。必屈指於君。而聲名震天下矣。弘化元年。幕府俄命公傳國世子南山公。君亦獲罪。屏居小梅別墅。是後。再

南山公

德川慶篤。號南山。烈公嫡子。

小梅

在東京市本所區向島。

攻家學。綜覽群書。數歲聽還鄉里。尋亦得與親故往來。遠近來請教者。日填門。嘉永七年。公受命幕府。議海防之政。乃召君至江戶。復原職。天下想望風采。而君夙憤夷狄之猖獗。計畫甚熟。然所持論。或與時牴牾。君慨然賦詩。有寶刀難染洋夷血。却憶常陽舊草廬之句。讀者扼腕。而其報國之誠。則確然不撓。南山公親書誠之進三字。賜之以換前稱云。公又以君才兼文武。命總督學政。食六百石。無何。江戶地大震。君以是日歿。享年五十。葬於水戶城西常磐原。先人墓側。所著有回天詩史。常陸帶館記述義。初。君先人講

賦詩

詩起承曰。白髮蒼顏。萬死餘生。豪氣未全除。

究實學、涵蓄淵邃、未及施而歿。君天資豪爽、夙有大志。一旦遭遇、以明大義、正人心、爲己任、以敬神、奮武爲政教根本。蓋無不本於家學者。故施之事業、猶取之筐筥。而慷慨激烈、每遇大事、以死自誓、無所回避。亦皆遵遺訓也。嘉永中、夷舶屢來、邊境繹騷。天子深憂之、而嘉景山公留意邊備。繇此君名亦嘗得上聞。訃至京師、天子震悼、有失人之歎云。聞者感動、益爲天下惜焉。銘曰。

名家之後、實生魁雄。謂天果無意耶、何以能遭吾公。謂天果有意耶、何爲不畢其功。天固不可知也。

人孰不知其誠忠。忠精凜々、震動宸聰。孰謂臣子之誠、不達九重乎。

四二 正氣歌

藤田 彪

天地正大氣。	粹然鍾神州。
秀爲不二嶽。	巍々聳千秋。
注爲大瀛水。	洋々環八洲。
發爲萬朵櫻。	衆芳難與儔。
凝爲百鍊鐵。	銳利可斷豎。
蓋臣皆熊羆。	武夫盡好仇。

大連
物部守屋。

明主
欽明天皇。

中郎
中臣鎌足。

揮龍口劍

北條時宗、斬蒙古使者於相模龍口。

起西海颶

元兵入寇、西海颶起。

陽爲鳳輦巡

藤原師賢、僞稱後醍醐帝、上比叡山。

神州孰君臨。
皇風洽六合。
不世無汚隆。
乃參大連議。
乃助明主斷。
中郎嘗用之。
清鷹嘗用之。
忽揮龍口劍。
忽起西海颶。
志賀月明夜。

振古仰天皇。
明德侔太陽。
正氣時放光。
侃々排瞿曇。
燄々焚伽藍。
宗社磐石安。
妖僧肝膽寒。
虜使頭足分。
怒濤殲妖氛。
陽爲鳳輦巡。

代帝子屯

村上義光、代護良親王、救其危急。

投鎌倉窟

護良親王、幽于鎌倉土窟。

櫻井驛

楠公父子訣別地。

殉天目山

小宮山友信、嘗被護幽囚。及主武田勝頼死、于天目山、友信殉之。

守伏見城

鳥井元忠、守孤城、當大阪大軍。

芳野戰酣日。
或投鎌倉窟。
或伴櫻井驛。
或殉天目山。
或守伏見城。
承平二百歲。
然當其鬱屈。
乃知人雖亡。
長在天地間。
孰能扶持之。

又代帝子屯。
憂憤正恨々。
遺訓何慙慙。
幽囚不忘君。
一身當萬軍。
斯氣常獲伸。
生四十七人。
英靈未嘗泯。
凜然敘彝倫。
卓立東海濱。

邦君
德川齊昭。

忠誠尊皇室。	孝敬事天神。
修文兼奮武。	誓欲清胡塵。
一朝天步艱。	邦君身先淪。
頑鈍不知機。	罪戾及孤臣。
孤臣困葛藟。	君冤向誰陳。
孤子遠墳墓。	何以報先親。
荏苒二周星。	獨有斯氣隨。
嗟予雖萬死。	豈忍與汝離。
屈伸付天地。	生死又何疑。
生當雪君冤。	復見張四維。

耶馬溪
豐前山國川溪谷別
名。

死爲忠義鬼。

極天護皇基。

四三 耶馬溪圖卷記

賴 襄

其一

余嘗讀昔人畫疑其山貌太奇峭恐非天壤間所有
 畫人一時興到鼓舞其筆墨耳及觀豐耶馬溪乃知
 造物奇怪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歲戊寅遊鎮西過
 海南望彥山於雲際已覺其有異矣既經二肥薩隅
 還寓豐後隈邑臘月五日入豐前遇一水北來蓋發
 源彥山者沿焉而東數十里昏黑覺左右峰巒皆非

戊寅
文政元年。

彥山
一名英彥山、左豐
前國。

笋
筍也。

董·巨
董源·僧巨然，並北宋人。
王叔明
元末明初人。

凡山溪相迫處，鑿山腹爲道，又穿牖取明。余買炬，以入。遇牖窺見，月在溪水，朗然宿民家。翌大霧，待霽乃發。復沿溪東，愈東愈奇。群峰夾水，攢竦如春笋，矗立有土戴石者，石挾土者，全石者，全石破裂成洞穴者，兩石相鬪，其一欲仆者，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而樹自石罅橫生，縱生，倒生，而上指，叢生，蔽石，如與石爭勢，而欲勝之。石又自樹中奮躍而出，而石陰皆苔，紫綠相間，或沒石半面，或沒全身。又如援樹攻石者，大抵峰勢石皴，如董巨刻意圖。時窮冬，多老木葉脫，槎牙瘦古，皆倪黃筆法。而苔枯蹙蒼渴者，王叔明。古人

柿
柿阪
左豐前下毛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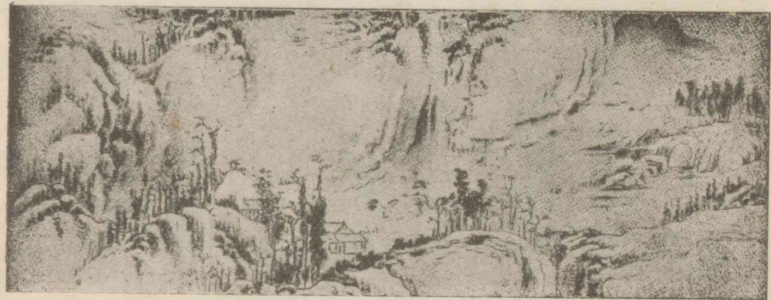
(一其) 卷圖溪馬耶

筆墨不吾欺也。至柿阪，憩孤店。店面石壁數丈，飛泉懸焉。仰則更有高峰，不知其幾十丈。余急釋所佩酒瓢，命燂之。竈突蕭然，會一獵師，新獲豪猪，割而煮之。肪脆如水，連引數大白，又行。溪水數曲，隨峰勢上下。或激雷噴雪，或渟膏凝碧，峰影爲之或碎，或全。似水妬山，而亂其影也。至屈智林，溪稍開，有小村。過一橋，自此行溪北，開者益開。數

古城
在下毛郡永添村
末弘對馬守正行之
城址也。

陸
稻田畦也。

羅漢(阿羅漢) 秘賊



(二其) 卷 圖 溪 馬 耶

十里詣古城，正行寺。寺主含公，余故人。埃余既久，余先詫曰：君州山水大奇。含公曰：更有奇者。使子目之。

其二

居二日，與含公南行，行田陸間。至仙人巖，巖石突立山頂。含公指示余，余不甚賞。其明又經田陸，至羅漢寺。寺據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五百像。余復不甚賞。宿寺前，逆

旅挑燈而談。余曰：山不得水，不生動。石不得樹，不蒼潤。所以余賞馬溪，而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工耳。然皆馬溪之支裔矣。且馬溪、溪山相迫，無田陸礙目，而其路坦夷，真可遊也。然爲二豐通道，過者慣看。况公等生長此土，宜不覺其奇也。余則再遊不可期。將復溯之，以諦觀之。含公奮袂與偕。早發過一水，北出馬溪口，峰容樹色忽覺迥別。自淺入深，自平入奇。泝前數曲者，一曲奇於一曲。比諸前遊，更可喜也。復至絕壁下，孤店。店主識余面，驚曰：是前喫猪客也。有何幹。再來此耶。余曰：欲看山耳。曰：山有何好看。吾不禁

子看也。遂席溪畔，與含公傾瓢一醉，宿山寺。明雨，借
 橋西還。山峰得雨，皆變幻作態，或前以爲一山者，分
 成數峰，如群仙駢肩露其半身。萬松振鬣，鼓濤於雲
 中，又如廿五菩薩奏樂而至也。還至屈智林，含公慮
 我酒盡，豫戒家僮，馱樽於馬來，取醉宿阿保村。翌歸
 寺，又三日辭去，踰海東歸。自海雲中，顧望鎮西山嶽，
 其屬豐前者，皆有別態。彥山其尤大者。耶馬山脈水
 理，蓋皆自彥山發，故獨絕耳。余足跡幾半海內，弱冠
 東遊，得妙義山，以爲無雙。今馬溪百里，如妙義者，不
 知幾十峰，謂之海內第一，或不誣也。己卯之臘，胠橐

妙義山
在上野國。

己卯
文政二年。

〔庶幾不……〕

子成

山陽字、

橋本元吉

稱吉兵衛。備後尾
道人。

己丑

文政十二年。

尾路

今作尾道，在備
後。

得爾時寫山粉本數紙，戲以意接屬之，爲橫長一卷，
 又記其由，併錄所得詩九首。余詩文笨拙，不足狀其
 髣髴，況畫乎。後有能者如董巨倪黃之流者，踴其境，
 而補成之，庶幾不負此山水。然目此山水，爲海內第
 一者，乃自賴子成始。圖爲含公所取，去備後故友橋
 本元吉亦好山水，請爲寫一本，諾而未果。今茲己丑，
 護母至尾路，留旬日，乃踐前約，而舊圖不在，尋諸胸
 臆，冥搜默運，覺山精水神，或來助我，遂能成此。屈指
 已十二年矣。憶當時歸帆外，豐山依々如相送者，今
 猶在目中。

詩
峰巒夾水趁看殊。
耶馬溪山天下無。
安得彩毫如董巨。
生一丈作橫圖。
文政十二年歲在
己丑冬尾山陽外
史賴襄子成手錄
于水西莊之三面梅
花處試舊藏明墨
紫龍大研大霜毫
筆。

詩
峰巒夾水趁看殊。
耶馬溪山天下無。
安得彩毫如董巨。
生一丈作橫圖。
文政十二年歲在己丑冬尾山陽外
史賴襄子成手錄于水西莊之
三面梅花處試舊藏明墨紫
龍大研大霜毫筆。



四四 論語鈔 其五

季氏第十六

便辟 謂習於威儀而
不直。
善柔 謂工於媚說而
不諒。
便佞 謂習於口語而
無聞見之實。

武城 邑名。
莞爾 小笑貌。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陽貨第十七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仁はた愛す

蕩 無所遵守也。

絞

急切也。繞繩於頸，急引之以殺人。謂之絞。

朱 正色。金色白。

紫

間色。身色白。

覆 邦家者。

鄭聲は曲なり。孔子はこれを惡む。利口は辯巧なり。兎も亦人を覆す。

下流は下位なり。空 不通也。

微

伺察也。

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

賜也，亦有惡也。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第十八の七の章の六で凡入として載せり。危侯は去りて去る。箕子は殷の臣にして比干の奴となし。比干は殷の臣にして去る。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仁焉。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 魯大夫。(下惠) 獄官。

士師

有故ハ子親
モ殺シ臣君
下殺下

周公
周公曰。
魯公
周公之于伯禽也。
封於魯。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儼ト威儀也トナリ。
儼ト威儀也トナリ。
儼ト威儀也トナリ。

矜ハ心アリシムトテ快ト同レナリ

厲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堯曰第二十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

更ハ新ニスナリ

賊 切害之意。
有司 猶庫吏屬也。

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四五 山岡靜山先生傳 中村正直

近來槍法之絕技者，莫踰于山岡先生焉。先生名正，視字子嚴，通稱紀一郎，號靜山。江戶人。家世仕幕府。爲人剛直不阿，重朴素，尙氣節，篤于人倫。家不甚富，而食客滿其門。後多出名士。事親孝。父沒，母多病。先

中村正直，號敬字。江戶人。明治二十四年六月歿。年六十。

輸贏 輸，負也。贏，勝也。

生看護匪懈。書室揭牌曰：七之日省墓，三八聽講，一六按摩。以按摩立課，古今所絕無也。每夜談武藝，間雜以忠孝節義事。先生幼時，刀槍射騎水泳讀書習字，無不發憤勉勵。年十九時，有所省悟，慨然曰：我自今專精學槍而已矣。及二十二歲，名轟都下。所用長槍曰：刃心槍。其源出於菅丞相道真云。當是時，筑後柳川人南里紀介，以技鳴于海內。及其游江戶，先生就問焉。南里將歸國，欲與先生一較，以告別。於是相較試法。起辰至午，神出鬼沒，輸贏未判。所操各槍，鋒尖摧破，短寸餘矣。世之槍術者流，失精神活潑之妙

機遺血戰之實境。徒務花法美觀者。比諸先生之技。直等兒戲耳。嘗患疔。發於鼻下。痛甚。操技如常。衆醫止之。不聽。月餘而愈。又患瘡。每顫起。入場與弟子較技。以此去瘡。先生所操木槍。重有四斤者。七斤者。十五斤者。安政乙卯六月晦。暴卒。年二十七。先其歿一日。母氏視先生使重槍。患其太憊。先生曰。兒操之易易耳。翌日。自曉至午。與諸弟子操習如常。但見肉色頗白。肌膚無澤。弟子以告。先生笑而不言。是日卒。先生技既稱神妙。又以德行聞。嘗賽于西郊佛寺。有衆可二十人。圍繞一人。拳撻交下。鮮血淋漓。垂死。先生

安政乙卯
安政二年。

謂衆曰。何物狂奴。敢行毆擊。仆地者哀叫曰。山岡先生請救我。向衆懇諭。弗聽。於是突入群中。喝曰。窮鳥入懷。獵夫不殺。況士人之求救。而我豈忍坐視乎。汝之敵即我也。請來與我戰矣。衆不敢動。先生視仆地者。乃舊嘗執贄習技。後背去者也。其人借金于衆。不還。故今遭此厄。先生爲償其金。別取數金與其人。加規戒而遣之。先生嘗曰。凡欲勝乎人。須先修德于己。德勝而敵自屈。是之爲真勝。若謂技藝可由擊刺而得。則大謬矣。欲精乎技。須先禁飲酒遊行。必也。無時而不存精神于技。無事而不出誠實之心。則臻于妙

境可庶幾也。又曰、人之所宜戒者驕傲也。一驕入心、百藝皆廢矣。回視既往、我亦不免。每一念至此、慚悔汗下也。先生學槍、勉強非凡。嘗慨昇平日久、士風柔惰、自期跂及古之士、庶幾緩急應用。嚴冬寒夜、以繩約腹、敲冰灌水、滿身淋漓。東拜日光廟、叩首默禱。丑時入場、操十五斤槍、作突衝勢。或三千、或五千、或自黃昏至雞鳴、三萬。嘗斫竹七八尺許、把之、蹈高屐、與弟子試較、不異于槍。或操鐵扇、以敵槍手。一夜月明、先生起臥不安。母氏怪問之。先生曰、如此良夜、豈忍舍慈母而眠乎。母子並坐玩月、賞心樂事、安知其不

〔安知不...乎〕

可再乎。母氏凄然曰、何得此不祥語乎。後旬餘、先生果歿。小田又藏者奇男子也。慕先生之風、著其行狀甚備。

泥舟
通稱精一、泥舟其
號也。善槍法、與
勝海舟、山岡鐵舟、
有三舟之稱。明治
三十六年歿。年六
十九。

昕夕
同朝夕。

贊曰、余不知先生。知其同胞弟高橋泥舟君。君槍法之妙、今世無比。此固雖因于君之勉強學習、而亦未必不由乎友于切磋薰陶之功也。君居與余近、止隔一水、昕夕相過從。吾師佐藤一齋翁曰、一藝之士、皆可語。余既聞君談武事、每有所得。今又從君借先生行狀、約而作之傳。庶乎世之少年、讀之而有所感發奮興焉。

四六 戒子弟

小 學

諸葛武侯子名瞻，字思遠。

諸葛武侯戒子弟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心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怠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柳玘

字直清。仕唐至御史大夫。作家訓，誠其子弟。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闇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

浸漬頗僻

浸漬謂沈浸漸漬。頗僻謂偏頗邪僻之行。言漸染於惡也。

簪裾

猶言衣冠。

廁養

謂奴僕。

麴蘖

酒也。

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廁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范魯公質曉從子杲曰：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々園中花，蚤發還先萎。遲

范魯公質

質字文舉。後周宰相。事宋，封魯國公。

青雲
比名位之高顯也。

遲澗畔松、鬱々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四七 孟子

支那通史

鄒
在山东省。

孟子七篇
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
桓文
齊桓公、晉文公。共爲五霸稱首。

孟軻鄒人也。後於孔子百有餘年。與莊子同時而不相知。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適魏。魏惠王不能用。遊事齊宣王。在三卿之中。不遇而去。往來于宋魯滕薛之間。求行道之地。而不得。退與萬章之從。作孟子七篇。孟子之言。雄偉明快。冠於諸子。辨王霸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常鄙桓文之霸業。罵功利

楊墨
楊朱、墨翟。

之徒。以爲民賊。說齊魏之君。以行仁政而王。然戰國方務富強。聞所謂王道之說。莫不以爲迂濶。孟子已不得志於諸侯。以明儒教爲己任。痛斥楊墨之說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唱性善之說。謂人皆有仁義禮智之端。後儒談性理者。皆宗之。

四八 孟子鈔 其一

何必曰利

叟
長老之稱。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仁義
仁ハ心ノ遠ク愛ノ理
義ハ心ノ別ノ事ノ宜キヲト
士大夫ノ重キヲテ取ルナリ
征ルノ取ルナリ

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五十步百步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隣國之

填然
鼓音也。

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隣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隣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數罟
密網也。

王者霸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北自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人皆有四端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詩云
詩經大雅文王有聲篇。

民の善を見たり。

孺
乳子也。

怵惕
驚動貌。

惻隱
惻、傷之切也。
隱、痛之深也。

聲
名也。

端
緒也。

四體
四肢也。

賊、破也

遠、流通也

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大にしてはるる

いふしてはるる

四九 雪 喻

齋藤正謙

時既嚴冬，花月之觀已逝矣。無物可娛目者。唯知閉戶擁爐耳。適快雪大至，意興復勃勃。推窓排簾，集諸友，置酒賞之，歡然樂甚。凡物莫艷於花，莫明於月，而莫奇於雪。艷者明者，其狀一而已。唯奇者變化無極。靜聽之也，撲々蟲飛，砂々玉碎，仰見之也，撒鹽漫空，飛絮舞風。其起也，素波銀濤，捲地而至，其亂也，敗鱗殘甲，蔽天而下。其着樹也，聯爲瓔珞，其封嶺也，排爲玉筍。其埋城郭屋舍也，變爲瑤宮瓊闕。且其艷似花，先春紛披，其明似月，當夜玲瓏。能併花月所長而有

撲々 蟲飛聲
砂々 玉碎聲
瓔珞 類飾。瓔珠玉等爲之。

瞭然 直視貌。

之花月則瞭然不能學其一端矣。嗚呼，雪之奇一至此乎。夫花賞於和煦之時，月賞於清涼之辰。唯雪至窮陰，互寒之日始得賞之。是知懽愉之日無由作奇，而至苦之境乃能逼出大奇也。余於是乎有感。

五〇 梅溪遊記

齋藤正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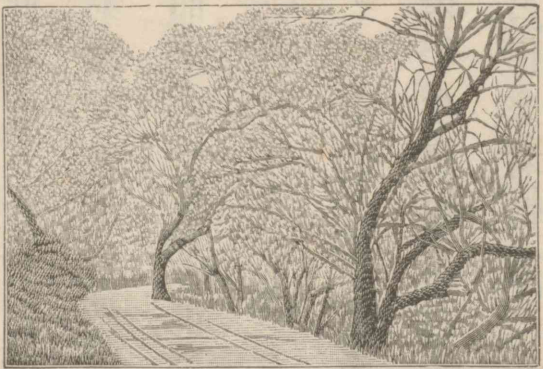
余平生想梅溪月夜之奇，欲一遊併之。每歲春，有人自伊來者，輒詢之花之開謝，與月之虧盈。每齟齬不相合，遲之七八年。至於今歲，欲以今月望前來。然以地，在山中，着花殊晚，其盛開常在春分前數日。而春

梅溪 在大和伊賀二國之境，以梅著者，凡十村，尾山、石打、長引、桃香野、月瀬、連瀬、廣瀬、高白、檜、治田是也。
伊 伊賀。

邵康節
名雍，字堯夫。北
宋大儒。諡康節。

悵々
望恨也。

醺然
醉貌。



月 瀨 梅 林

分在今月之末，如其無月，何忽思邵康節詩云：賞花
慎勿至離披。私謂及半開則可，何待其爛漫。遂以望
後三日來，豈意花開已七八
分，或將十分，實望外之喜也。
獨奈日已落，黑雲覆天，意殊
悵々，張燭欲飲，此行購樽容
五升者，滿貯酒，命奴負荷，呼
取之，酌不數巡而竭。怪詰之，
乃知奴醉墜地，致傾覆，益悵
悵，買村酒，得數升來，洗盞更酌。雖甜不適口，亦自醺

文稼
服部文稼。

公倫

梁川星巖。

半香

福田半香。

寶鈿玉釵

鈿，婦人首飾。釵，
笄屬。

蘼

以物投水曰蘼。

隱約

猶勢歸。

江馬聖欽，字水齋，
號三江。近江人。
明治三十四年歿。
年七十六。

然。文稼風流士，公圖以詩名海內。而半香善畫山水。
餘人亦皆吟咏揮灑，少慰愁悶。俄而小奚來報曰：雲
破月出矣。衆驚喜欲狂，捨盞走出。時將二更，月色清
朗，步抵真福寺。枝々帶月，玲瓏透徹，影盡橫斜。寶鈿
玉釵，錯落滿地。水流其下，鏘然有聲。覺非人境。傍岸
西行，前望月瀨，水清如寒玉，漾月影，燧作銀鱗。而兩
山之花，倒蘼其上，隱約可見。一棹中流，山水俱動。吾
平生之願，至是酬矣。

五一 遊月瀨

江馬聖欽

探到溪頭第幾村。日沈西嶺欲黃昏。
梅花一白多於地。月在中天不着痕。

五二 梅花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人。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五三 山園小梅

林逋

林逋，宋人。卒諡和靖先生。

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檀板
樂器之名。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五四 訓 儉

小學

張文節公
名智白，字用晦。
宋人。諡文節。
公孫布被
漢丞相公孫弘爲布被。汲黯曰：弘俸祿多，而爲布被。此詐也。或人見文節之儉約，亦疑其詐。故引是以譏之。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

司馬溫公
名光。字君實。宋人。卒贈溫國公。

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司馬溫公曰、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名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

長者
謂父母也。
聞喜宴
進士宴名。

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五五 孟子鈔 其二

天時不如地利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

地理
北到
地理
和

三里七里
城郭之小者。
郭
外城也。

寒暑
陽陽
朝

革 甲也。
域 界限也。

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此之謂大丈夫

景春 孟子時人。
公孫衍 魏人也。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
張儀 以游說著。與蘇秦並稱。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

537

廣居 仁也。
正位 禮也。
大道 義也。

獲於上
信於友

誠者天之道也

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

187

有能動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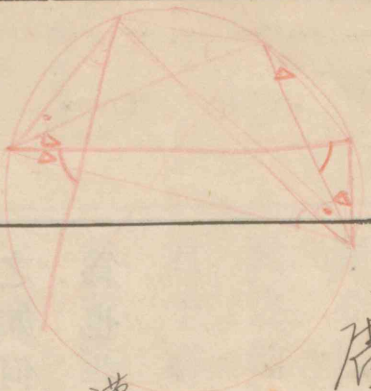
君子所以異於人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由
與猶通。

鄉人
鄉里常人也。

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廣島縣立

廣島縣高田郡小田村

高橋百樹

第十級

高橋百樹

中等漢文教科書卷四終

伊藤製本

大正十四年一月廿二日修正四版發行
大正十四年一月十九日修正三版發行
大正十三年十月廿四日修正三版發行
大正十三年十月廿七日修正三版發行
大正十三年十月廿九日修正三版發行
大正九年十月廿六日印刷
大正九年十月廿九日發行
大正十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再版印刷
大正十年一月廿二日修正再版發行

大正十四年一月廿二日修正四版發行
大正十四年一月十九日修正三版發行
大正十三年十月廿四日修正三版發行
大正十三年十月廿七日修正三版發行
大正十三年十月廿九日修正三版發行
大正九年十月廿六日印刷
大正九年十月廿九日發行
大正十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再版印刷
大正十年一月廿二日修正再版發行

中等漢文教科書 卷四
定價 金參拾七錢
臨時定價 金六拾參錢

林泰輔

著作權所有

發行所

(東京麴町區)

株式會社

三省

堂

(振替東京三一五五番)

編者 林泰輔
校訂者 內野台嶺
印刷所 東京府荏原郡蒲田町
株式會社 三省堂印刷部
代表者 神保周藏

發行所 東京府荏原郡蒲田町
株式會社 三省堂印刷部

